

# 原住民中輟生問題

## 南投縣仁愛鄉親愛村的觀察

原住民中輟生問題 南投縣仁愛鄉親愛村の觀察

Issues on Aboriginal Drop-outs

Observations in Chin-ai Village, Ren-ai Township, Nantou County

啟明·拉瓦 泰雅族 作家

1996至2002年的6年間，從親愛國小與萬大分校畢業的畢業生共113人，其中約有三成的高中中輟生，僅有一成繼續唸大專。

—親愛國小的追蹤統計

南投縣仁愛鄉親愛村，位於霧社之南沿碧湖旁往奧萬大風景區的路線上，包含萬大群的「親愛」、「萬大」部落與賽德克群的「松林」三個部落，海拔約在900公尺，現有426戶，人口1472人，村內有親愛本校與萬大分校，學生現共90位，所屬的國中是仁愛鄉唯一的仁愛國中。

如上述統計數字，親愛村的中輟生情形相當嚴重。筆者嘗試以所屬之松林部落諸案例進行觀察分析。松林部落這三年間應就讀高中職的學生計有16人，現持續就讀者7人，9人中斷就學，中輟生比率高達六成，遠高於親愛村三部落總和的三成比例，顯示松林是三部落中最嚴重的部落。7位繼續升學者，有4位在外地高職學校就讀，中輟生9人中，1男8女，3人已婚，5人不考慮再復學。以下是9個案例的分析。

原住民每人每月平均收入約在一萬元，而無經常性收入及所得未滿一萬元者，合計高達49.7%。

—2005年主計處

上述的數字意味著，大多數原住民若非生活在貧窮線以下，就是生活在貧窮邊緣。另一官方記錄顯示：原住民失業率為7.55%，是非原住民失業率的2.7倍。部落實際失業情況，又不知高過此紀錄多少倍。我們都相信，經濟維繫一個家庭的生活水準，並且影響下一代的教育。

案例一，Ibi，79年次，高一未唸完就辦休學。Ibi仁愛國中畢業後曾前往大城市的學校就讀，她選擇台中縣明X中學資訊處理科，國中畢業時家裡表示願意支持她繼續就學，不料沒幾個月就終止支援。原住民若就讀仁愛高農在學費方面是免費的，但該校可選擇的科系太少，不能滿足多樣需求，而外頭的私立學校卻無此優惠。（弔詭的是：同齡中繼續就學者7人中，僅3人就讀本鄉仁農，有4人是在外地私校求學。）Ibi在明X唸一學期註冊費要三萬多塊，一個人在外地吃住交通等生活費一個月大約要一萬多元，一學年就要一、二十萬。以原住民之低收入而言，此教育支出算是極嚴苛的。不過Ibi表示，她一定要完成高中學業，所以今年她只得返回仁愛高農就讀，現正積極準備基測。

9個案例的當事人多少都提到家裡惡劣經濟狀況，這是原住民社會普遍現象。無疑地，如何解決原住民社會的高失業、低收入現象，



## 原住民中輟生問題 南投縣仁愛鄉親愛村的觀察

將會關係到孩子能否順利升學的重要關鍵。

我愛我的女兒，既然她讀書這麼痛苦，我不想勉強她。

— 家長鐵木

案例二，**Kumu**，76年次，若現在繼續就讀應為高三，仁愛國中畢業，剛進仁愛高農時貪玩，逐漸發現自己對唸書沒有興趣，沒唸完就辦休學。現於清境農場餐廳旅館打工，不確定將來是否繼續完成高中學業。父母雖希望她多讀點書，但也未因此而責怪她。

這案例反映兩個問題：一是原住民家長對教育功能的漠視，二是原住民的自由開放教育觀。關於後者，**Kumu**家長鐵木告訴我，他愛他的女兒，他不願強迫女兒做任何她不喜歡的事。事實上不少原住民父母像鐵木一般，對孩子的教育雖有期望，但卻不會施加太多壓力（以平地人角度而言，這幾乎可說是沒有壓力）。這呈現原住民表現愛與期望的形式，與山下漢人顯著不同。山下漢人社會的父母，口頭上說尊重孩子意願，但會允許孩子只有國中畢業而不勉強孩子繼續升學嗎？漢人會覺得生命中只要自由快樂，學歷與工作不那麼重要嗎？原住民家長教育採開放自由態度的例子俯首可拾，在平地卻絕無僅有。

但顯然地，原住民家長對孩子未來的低期望值，將大大影響孩子持續升學的意願。這必然牽涉到前一個重要的議題：教育的功能。對鐵木而言，他是漠視的，他不認為教育會給他的女兒帶來多大的幸福與未來。這固然是生命價值觀的問題，無所謂對錯，但我們也可以思考，何以這種價值觀會出現在某些族群身上，

以及此價值觀對我們現在的教育環境，有甚麼正面的價值或啟發。

平地學校人多、壓力大、要求高，跟平地人不好相處。

— 依百

9個中輟案例中，有3個暴露原住民學生在主流社會中有適應不良的現象。不融入群體與被歧視感，我認為幾乎所有的原民學生在心態與經驗上都有類似的感受，而適應不良即會造成學習情緒低落。

案例三，**Rubi**畢業於埔里國中，成績原本不錯，原本就讀於提供原住民學生免費就學的長X護校讀書，讀了兩年，因持續存在適應不良現象，終遭校方退學。她已放棄繼續升學，現在清境農場餐廳打工，計畫過一陣子要考烹飪方面的證照。

**Yuma**曾讀過山下與山上不同的國中，她在山下的國中讀一年級時，對平地人印象不好，她覺得：「他們自以為是，看不起山地人，會故意惹我們。」她與案例四的**lbai**心情相似，**lbai**，七十七年次，現若繼續就讀是高一，辦理休學學校是苗栗苑X高中，休學原因是「不習慣離家太遠。」她透露出原住民孩子外地求學的困境：「平地高中的學生心思重，同學之間競爭激烈，愛比較，並會排斥原住民……平地學校人多、壓力大、要求高，平地人不好相處。」

「山上學校都是原住民學生，大家沒有心機，相處得很愉快。」**lbai**現也在清境農場附近餐廳打工存錢，她是少數下決心完成高中學業者，即將前往台中補習，把目標瞄準今年的高中基測。



我不知道學那麼多要幹甚麼，反正最後我還是會回來山上，念那麼多也沒用。

—瓦旦

案例五，Watan，76年次，若正常就學現在應為高三生，仁愛國中畢業後未繼續升學，已婚，尚未服兵役，現在部落內種田與打零工。關於不再升學的原因，他說：「家中經濟困難，不想增加家中負擔。」「其實我也不喜歡讀書，反正最後我還是會回來山上，念那麼多也沒用。」他表示，將來如果平地有機會不排除到平地工作，但不會在平地定居。不考慮再升學。

原住民都有相當程度的宿命論，或說常陷身在一種家鄉的歸屬感中。他們對於讀書、拿筆、打卡上班的生活模式大多排斥。不但被訪談的中輟生常提到「書念多也無用，最後還是得回到山上」之說，即便現正順利就學同學也都抱持相似的宿命觀點。這是弱勢族群常見的心態。

案例六，Robau也輟學在家，喔，是在丈夫家。77年次，已婚，如未輟學現為高二。平常在自家田裡耕種，偶而去清境農場的餐廳打工。Robau也認為讀那麼多書也沒用，最後還是得回到山上種田。她現在懷有八個月身孕，即將臨盆，是個男孩，她很期待。

另一位已婚的是Libau（案例七），去年新婚，嫁到隔壁部落。父母早年離異，家中經濟狀況不好，國中畢業後就沒上高中。

原住民早婚的情形相當普遍，尤其是女性。早婚會循環強化讀書無用論觀點。關於早婚現象與學習中輟之關係，一般認為是早婚影響求學，但我認為二者互為因果，也就是說未必是

早婚需求影響求學，更多可能是學習意願低落轉而尋求婚姻寄託。這需要更多觀察與研究證明之。

家裡沒有錢，我得幫忙賺錢，還要幫忙照顧弟弟。

—尤瑪

案例八是部落經濟不振與家庭結構失衡的典型：Yuma，77年次，若正常就讀是高中一年級。Yuma國中一年級時下山唸埔里國中，二年級時轉到山上仁愛國中。母親前幾年輕微中風，家庭生活雜務全落在她身上。前年唸仁愛高農一年級時，父親意外身故，家中經濟收入立斷，她同時要幫助行動不便的母親與家中兩歲半的弟弟而輟學。不過弟弟今年可上托兒所，她明確地表示，九月她就要辦理復學完成學業。她與前位Ibi是少數令人欣慰決志要完成高中學業者。

原住民社會的家庭結構，多數處於不平衡狀態，不平衡的內容包括常見的單親或失親家庭（離異或早亡）、父母外出工作的隔代教養、經濟基礎薄弱而迫使家長就業時間長，導致親子相處時間太少。經濟狀況不佳也無法提供孩子安全舒適的學習環境等。大量的研究報告指出：家庭功能不彰以致學生缺乏學習動力，是原住民學習中斷的主因。

另外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是：同齡中繼續就學的7人中，有4人是在外地求學，並且集中在一個學校內，這當然反映適應問題（集體居住與共同學習可增加安全感與學習力。）這7人再往上念的意願薄弱，口頭說法都認為



會花很多錢，這也再度反映「經濟決定論」。

筆者認為：決定性的經濟不振加上家庭結構失衡，是造成原住民學生求學過程挫敗的兩大殺手。

美國Vanderbilt大學計算：一個中輟生的社會成本是130萬美金。

—洪蘭教授

許多研究指出，原住民學生中輟的原因：家庭功能不彰以致學生缺乏學習動力，功課逐漸跟不上後惡性循環，致使學生更加不愛上學。當然也有研究發現與漢人主流文化衝突有關，因為「讀書」一事並非原住民文化重要目標。當然有更多的研究確定：家庭經濟不穩定，無法提供孩子安定的學習環境。

原住民偏遠環境必然也是不利因素，例如山地偏遠地區師資流動率高，教師可能因此無法長期觀察與關懷學生，學生若缺乏關懷，學習意願亦相對降低。有調查比較：90年度的原住民中輟生佔原住民學生比約為1.46%，與一般中輟生（全體）的0.33%相比，高了將近五倍！

上述研究主要吻合本部落案例的狀況：經濟收入過低與家庭結構失衡。此外，我們的案例更呈現了：原住民家長對孩子期望值過低；家長對教育功能的漠視；弱勢族群對主流文化的適應力不佳，原住民價值觀與文化形式與漢人顯著差異等現象。（未提及的最後一個案例是健康問題，孩子因學期中發現罹患肺結核而遭隔離就醫，被迫輟學後就未再繼續完成學業。）

我的部落裡這些中輟生不論婚嫁或完成兵役與否，現況職業只有兩種：打工與在家裡種

田，或者失業中。91學年度原住民中輟生又創新高為1794人！比前一年暴增近百分之百。有人說：今天如果我們不投資在教育，明天我們就將投資在監獄。聽起來也許很聳動，但依非正式統計顯示：中輟生犯罪率是在學學生的三至五倍。事實上，我們有更多的成年同胞在許多角落從事勞力或低薪的工作，苦無經濟與階級流動機會，這，可能就是投資代價？大環境亦然，我們忽視這些中輟生（教育）問題，全體社會可能也將付出更大的代價！

陳約翰有個泰雅名字叫Yoka，原意是丟東西的人可以向撿到的人要回去。現在，如果你撿到陳約翰，不要忘了他是我們部落的孩子。

—瓦歷斯·諾幹

在訪談這些中輟生後，我一再看到她（他）們重複與她們父母相同的處境與經歷—失業，然後失去信心，最後失去生活重心。也許我們原住民是真正享受生活享受生命的族群，陽光雖無價，但可能高價得逼我們天天被廉價的柴米油鹽追著跑。

文化與價值觀差異問題延伸另一個嚴肅的議題：我們該不該進入主流的思考價值與生活體系呢？或者說，我們可以自外與主流價值社會嗎？

不論如何，孩子還小，多希望大家都能返回校園，完成學業。我們希望你們能接受新的挑戰，展現更多新的可能。

我們真心呼喚：尤瑪，下學期妳會回來上課嗎？